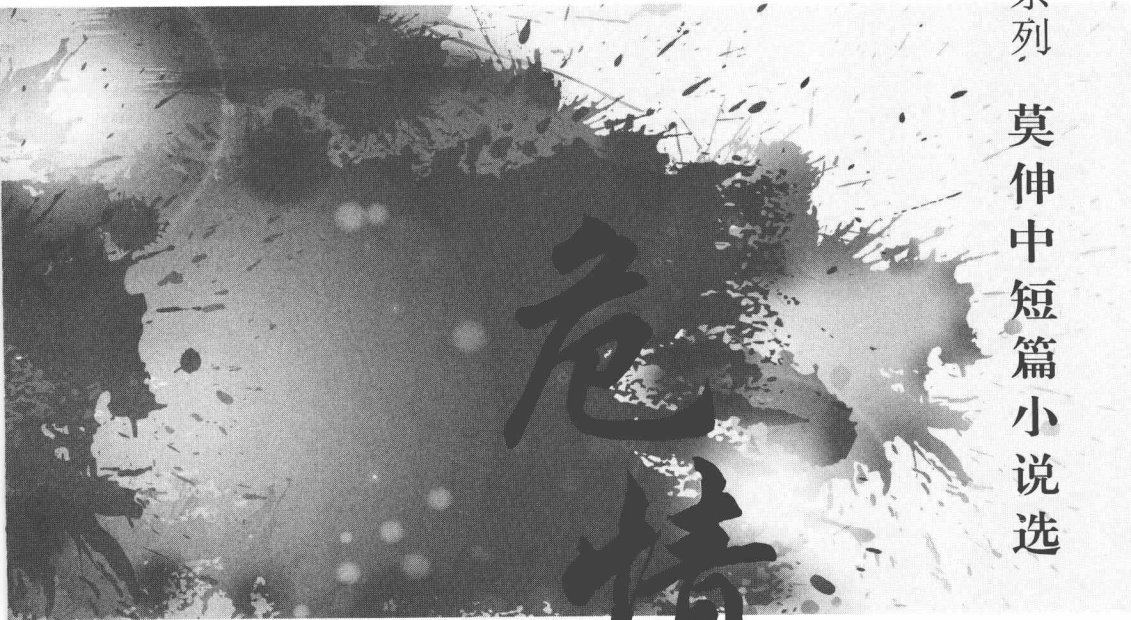


作家文库系列 莫伸中短篇小说选

危情

我们身边总有些人会让我们陷于无可奈何，
他或许并不伤害你，
可他却让你的生活中不再有自由。

作家文库系列
莫伸中短篇小说选



危情

我们身边总有些人会让我们陷于无可奈何，
他或许并不伤害你，
可他却让你的生活中不再有自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情：莫伸中短篇小说选 / 莫伸著. — 西安：西安出版社, 2013.3

(作家文库系列)

ISBN 978 - 7 - 5541 - 0109 - 4

I. ①危… II. ①莫…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2814 号

危 情

莫伸中短篇小说选

著 者：莫 伸

责任编辑：吴 革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029)85233741

邮政编码：710061

网 址：www.xacbs.com

印 刷：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22

字 数：250 千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541 - 0109 - 4

定 价：28.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目 录

危 情	1
戒 烟	89
老经验康福田	143
人	16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85
圈 套	211

危 情

市中心医院年轻的护士司马婉卓和李惠芬在一起值夜班。11点，她们按时查房。之后回到值班室。值班室的窗户一直是开着的，也许是夜比较深了，再也许是由于白天下了一场雨，司马婉卓觉得有些凉，于是去关窗户。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门被“嘭”的一声推开。几个人抬进来一副担架。

“大夫，大夫——”

“什么事？”李惠芬首先反应过来。

“快给治治。他受伤了。”

看样子伤员很痛苦，满嘴冒着血泡，一呼气，血泡就往外冒。他嘴里说了句什么，但呜里呜噜的，没有人能听清。

李惠芬用药棉擦拭他头部的血水，想发现伤口的位置。但是头部

虽然有被击打的痕印,却没有发现冒血的伤口。

“不要叫。告诉我是哪儿痛?”

“这儿……”伤员吃力地举起胳膊。

司马婉卓马上看见了,他举起的胳膊上有一处伤口正汩汩地冒着血。她急忙上前扶住伤者胳膊,一边敏捷地采取措施止血,顺口问了句:“怎么伤成这样?”

谁插了一句:“噢,他是被……机器碰伤的……”

语气多少有些不自信。

“脸上呢?”

“脸上呀……他痛得满地打滚,是……磨的……”

明明不是摩擦的伤痕!司马婉卓凭着一种职业的敏感,已经初步断定这是打架斗殴造成的。这种伤员她们见得多了,虽然对这样的伤员同样要尽力去包扎和护理,但从感情上说,这一类伤员是护理人员最反感的。

受伤者突然痛苦地呻吟起来。司马婉卓用药棉蘸了酒精,开始为他清洗胳膊上的伤口,才一接触到伤口,他竟像被蜂蜇了似的大叫一声。

“忍着点儿,”司马婉卓说,“很快就会过去。”

“不行,我受不了,你给我打麻药。”

“这根本用不着麻药——”司马婉卓又俯身去清洗,药棉离伤口足足还有两寸多的距离,伤员便又叫起来。

司马婉卓皱起眉头:“怎么回事?药棉还根本没有挨到伤口呢!”

“你骗我,我痛。”

“你自己看,是不是挨到伤口了?”

于是伤员不叫了。

但是当再一次为他清洗伤口时，他却又大叫起来。并且叫得那么响，用一句不雅的形容，那完全是杀猪般的乱嚎，以致李惠芬终于不耐烦了：“叫什么叫？不清洗干净，感染了怎么办？”

但是伤员却根本不理睬这一切，只要稍微有一点儿痛的感觉，立即嘶声喊叫。在寂静的夜晚，他的叫声惊心动魄，那么惨人，以致周围病室的人纷纷跑来凑在门口。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谁？”

“好家伙，流了这么多血！”

.....

司马婉卓蹙起眉头，她总觉得，眼前这位伤员的大喊大叫并不完全是因为伤口疼，如果她猜得不错，很大程度上他是以此来引起医护人员对他的重视，这使她多少有些反感。

但是碰上这种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想了想，她对李惠芬说：“算了，你去找王大夫批一下，给他局麻吧。”

注射了麻药，伤员总算安静下来。他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一会儿，又睁开，看着司马婉卓为他包扎。

司马婉卓的动作娴熟，手很灵巧。

伤员的目光慢慢上移，于是他看见了司马婉卓的脸庞。这张脸庞秀丽得惊人，竟使他的目光难以旁移。他就久久地盯着这张脸庞，以至于伤口究竟包扎得怎样了也没有觉出。

司马婉卓没有意识到，她的厄运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在中心医院,司马婉卓是大家公认的容貌漂亮、气质高雅的姑娘。

按理说,容貌漂亮和气质高雅这两条中占住一条,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司马婉卓偏偏两条都占住了。就这一点而言,她应当不仅感到幸运,而且感到幸福。

但事实上,司马婉卓的生活却很不幸。还是在大连上中学的时候,她的爸爸就由于车祸离开了人世。更不幸的是,父亲去世不久,她的母亲由于心情忧郁患了癌症,很快也去世了。

从此她成了孤儿。

也许,说孤儿不完全对。她在遥远的西北有个舅舅。于是她来到了西北,并由舅舅继续供她上学。舅舅一心要供她读高中,之后上大学。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司马婉卓说:“只要你行,你就考最好的大学。其余的问题你都不要考虑。”这话很平实,很朴素,却让司马婉卓很感到温暖。

但司马婉卓很快体会到,生活决不这样简单。她发现在舅舅家,拿实权的不是舅舅而是舅妈。后来她进一步发现,舅舅和舅妈在她上学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舅妈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上大学其实并不好,真正好的是上中专。考大学不是为了将来就业吗?既然如此,考中专同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呀!何况,如果工厂效益不好,就算有大学文凭又能顶什么用呢?舅妈没有流露出任何嫌弃司马婉卓的意思,但司马婉卓却还是听出了她话里的弦外之音。于是几经犹豫之后,她下了决心。

她报考了护士学校。

两年以后,她毕业分配在市中心医院。

再下来,她顺理成章地搬进了单身宿舍。但舅妈却又热情地招呼她回家里去住。她有些不习惯,认为虽然舅舅、舅妈对自己很好。但这样下去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但想归想,架不住舅妈的热情,她还是搬回了舅舅家。

没过半年,舅妈和舅舅到美国去了,他们的儿子在美国读书和工作。临走时,舅妈交代说:这套房子请司马婉卓代他们看管。舅妈并意味深长地说,说不定她可以长久地住下去呢。

5月1日是劳动节,劳动节过后紧跟着又是五四青年节。青年节的晚上医院里组织了一个联欢活动。活动内容除了本院职工自编自演的一些小节目外,还有舞会和卡拉OK文艺演唱。

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了,李惠芬知道司马婉卓住的地方离中心医院很远,而且其中要经过一段比较荒僻的河滩,所以提出送司马婉卓回去。

但是司马婉卓坚决不要她送。

“还是送送吧。”李惠芬说,“这么晚了,那条路又那么背。”

“没事。”司马婉卓很有信心,“这条路我常走,挺安全的。”

一路骑车走,司马婉卓的情绪还沉浸在联欢活动的激动中,联欢会上她唱了不少歌,唱得很尽兴。对常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的人来说,有这样一个尽情唱一唱跳一跳的机会应当说不仅难得,而且简直珍贵。

直到自行车上了河堤,她的情绪才平静了些。完全是下意识的,她

抬头看了看天。

天很阴，月亮和星星全躲起来了，于是世界变得黑漆漆的。周围很安静，由于夜色暗，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只有树木影影绰绰地显现出轮廓。这些轮廓粗粗看去是模糊一片，但是细细分辨，却发现他们各有各的造型。有的像一只蹲伏在地上的猛虎，正在伸首探爪；有的则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山石，错落有致……一阵风吹过，所有的树木全摆晃起来，于是这些固定的景致刹那间又全部变得破碎。

司马婉卓突然有些紧张。

为什么紧张？

说不清——好像，这完全出自一种下意识。

她回头看看。

什么也没有。

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种感觉总是在顽强地提示着她，于是骑了几步之后，她竟鬼使神差地又一次回头看看。这一回她很快发现，身后有两辆自行车跟着她。

往常，在这道河堤上骑自行车的人并不少，即使是在夜已很深了的时候。但是不知为什么，司马婉卓却觉得今天身后这两辆自行车有些不伦不类，使她总是产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想啊想，终于明白了，刚才她一直沉浸在联欢活动的激动中，没有对周围事物在意。其实，这两辆自行车并不是刚刚才跟上她的。好像——在拐入河堤之前，他们已经跟在她身后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大大方方地跟在她身后，而是用那样一种悄无声息的、鬼鬼祟祟的方式。

“也许是一种巧合呢!”她竭力安慰着自己,“也许他们就是那种不喜欢说话的人呢!”

但是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她开始放慢车速。

她很快发现,那两辆自行车的速度也放慢了。

司马婉卓突然加力,如果后面的人并不是有意跟踪,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被甩得不见影儿。

但是当她猛蹬了一阵,气喘吁吁地回头看时,那两辆自行车却和刚才一样,骑车的人仍然互不说话,也仍然和她保持着一种等距离。

没容她回过神儿,前面突然也出现了两辆自行车。

最初的一刹那,司马婉卓为这两辆自行车的出现感到一阵莫名的欣喜。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周围要有人。周围的人越多,她就会越安全——但是直到这两辆自行车骑到她跟前,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停下时,她才陡然感觉不对。

现在,前边两个人和后边两个人都下了自行车,将她的进路和退路挡得死死的。

司马婉卓脊梁上猛不丁升起一股凉意,她的心开始“怦怦”狂跳。

“你们……干什么?”她问,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不发抖。

没有回答。4个人像商量好了的,迈着一样的步伐,用着同一种姿势向她围来。

现在,跑出去是完全没有可能了。惟一的办法是周围再能出现人。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怎么办?

那4个人却似乎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也愈来愈近地围住她,以致她

已经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狰狞的神态了。

再不能迟疑了，司马婉卓用尽全身力气，高喊了一声：

“救命——”

但是嘴马上被冲上来的人捂住了。

司马婉卓尽一切力量挣扎，她用腿蹬，用手抓，用牙咬。但是不顶用。那几个人是那样有力，他们几乎不费任何事儿，就牢牢地制伏了她，不仅把她的嘴堵得严严的，而且将她的四肢箍得死死的，同时把她往树丛深处拖去。

恰恰就在这时候，传来了自行车的铃响。

那4个人意外地愣了愣神儿，司马婉卓听见他们声音压得很低地商量着：

“来人了！”

“怎么办？”

“去他妈的，谁来放倒谁！”

“干吗惹那么大的事，藏一藏，让他过去不就得了。”

“对，井水不犯河水！让他过去！”

一个人掏出什么，抵住司马婉卓胸口：“听着，不许反抗。反抗就要你的命！”

司马婉卓看清了，那是一把匕首。

没等司马婉卓做出任何反应，她便被连扯带拽地拖到一棵树后。这是一棵很大的槐树，茂密的主干和枝叶轻而易举地便遮住了几个人的身影。

远处那辆自行车渐渐驶近了，车轮碾轧路面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清楚。终于，司马婉卓看见那辆自行车转动着的轮子了，这使她心里充满

了希望。她竭力挣动了一下身子,想引起一些响动,但很快被制止——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紧紧抵在她胸口。

想喊不能,天哪!

司马婉卓心里一阵透凉,万般无奈之际,她只好绝望地闭上眼睛。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自行车已经驶过去了,3米、5米、8米……马上就要消失在河堤的转弯处。看样子几个歹徒也终于放下心来,不仅松开了抓她的手,而且那把一直逼在她胸前的寒光闪闪的匕首也收了回去——这是最后也是最好的时机,司马婉卓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突然间就产生出一股难以想象的力气和勇气,她猛力一挣,往前跑去,同时嘴里大喊了一声:

“救命——”

身后那4个人立即追上来。

所幸的是,喊声已经传了出去。前边那辆自行车顿了一下,似乎在犹豫着是否折身,随后掉转了车头。不仅如此,车主还打亮了手电,于是路边的一切都不可能再遮掩得住了。

一个歹徒横了心,拔出匕首,冷笑着站在路中央:“没你的事,滚开!”

骑自行车者不响,似乎在想着什么。

“听见没有,让你滚开!”

还是没有回答。骑自行车者慢慢下车,不慌不忙地将自行车架好:“我说朋友,干吗欺负娘们儿家,放了她吧。”

回答他的是迎面刺去的一刀。但是骑自行车者非常敏捷,一个闪身躲过。他二话不说,照准持刀者就是一拳。只听见“哎哟”一声,持刀者摔倒在地。那把匕首脱手了老远。

其余3个一看情况不妙，放下司马婉卓，齐齐地围上去。

骑自行车者一把拾起地上的匕首，警惕地注视着他们。

双方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对峙着。足足有好几分钟，几个歹徒相视一眼，终于让了一步：“好，算你小子今天走运，我们朝后退。”

果然一起朝后退去。

骑自行车者警惕地看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身影在转弯处消失，这才转身问司马婉卓：“喂，你没事吧？”

“没……没事。”司马婉卓说，声音一个劲儿颤抖，“谢谢你，谢谢……”

“不用谢。没事就走吧。抓紧时间。”

但是司马婉卓还在犹豫，她的裙子被扯破了，裙带脱落，露出半个肩膀。

骑自行车者马上发现了这一点，脱下自己的上衣：“你穿上。”

司马婉卓没有推辞。

“走吧，小心他们再回来。他们是一个团伙，肯定不会死心。”

司马婉卓于是急急忙忙地套上衣服，又弯身去扶自己那辆自行车。却浑身哆嗦，怎么也扶不起。还是骑自行车者搭了一只手帮她，这才扶直。

“怎么样，能骑不能？”

“能……能……”

“别怕，慢慢骑。我陪着你。你放心，我来保护你——”

话音未落，身旁的树丛中突然猛地蹿出一人，死死抱牢骑自行车者，几乎同时，另外3个人也一齐拥上，挥拳就打。

骑自行车者急了，一弯腰，一个倒背，把身后抱住他的人重重摔下。

紧接着是一个漂亮的出拳，只听“哎哟”一声，另一个歹徒倒退几步，跌坐在地。

和刚才一样，其余的两个歹徒立即住手。

骑自行车者逼上一步，压低嗓门：“听着，是朋友今天就让个道儿。真要是不肯给面子，我掉脑袋，你们也没命！”

几个歹徒不应声，只是默默地对峙着。

骑自行车者扶起自己的自行车，对司马婉卓说：“走！”

三

司马婉卓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住处的。

腿发软，手发软，浑身全发软。直到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她才终于恢复了些平静。

她对站在门外的骑自行车者说：“请进来吧。”

骑自行车者没有客气，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司马婉卓怀着感激的心情为他倒了杯茶。

“请坐，请喝水——”她说，突然有些发怔，觉得这个人很面熟。

“怎么了？”骑自行车者显然感觉出什么，问她。

“哦，没什么，没什么……今天多亏了你，我该怎么感谢你啊。”司马婉卓说，突然发现对方胳膊上有血迹，“哎呀，你受伤了，伤得怎么样？”

“没事。”

“让我看看。”

“真的没事。”

但是司马婉卓坚持要看，她抓起对方胳膊，转身拉开抽屉，职业性地取出消毒包扎的药品和工具，小心翼翼地把伤口处的血迹擦净，直到确认伤势不重。这才放下心。

一边为骑自行车者擦抹伤口，她一边问：

“痛吗？”

“没事。”

“痛了你就说话。”

“没事。”

司马婉卓不再开口，迅速为他包扎。包扎时，她发现他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于是嫣然一笑。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骑自行车者突然开口。

司马婉卓吃了一惊，停住手，望望他。

“我叫焦三祥。”

“焦三祥？”司马婉卓一时想不起来。

“一个月前，你为我包过伤口——”

司马婉卓仍然惊讶地望着他，随后恍然大悟：“对，对，想起来了，那天你被机器伤着了……”

“不是机器伤的，是打架，被人砍的。”

“被人砍的？！”

“可不，和今天一样，也是一群小流氓欺负一个年轻娘们儿，被我三拳两脚打跑了。”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不呢？”司马婉卓心里突然有了一种由衷的敬意，“要是我知道你是见义勇为受的伤，肯定会对你特别精心。”

“嗨，”焦三祥大咧咧地，“咱这号人，做了好事从来不张扬。张扬

个什么劲儿呀……哎,我说司马姑娘……”

司马婉卓一怔:“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焦三祥也一愣神儿,随后“嘿嘿”地笑了:“我怎么能不知道,你给我包过伤,包得那么细心,一点儿都不痛……你是我的恩人嘛!”

“不对。”司马婉卓很认真,“应当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应当好好谢谢你。”

“嗨,小事一桩,不谢不谢。”

“这怎么是小事呢?今天你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我的。那些人手里都有刀——”

“有刀算什么?”焦三祥的英雄气概上来了,“老子连拿枪的都不怕,还怕他个臭拿刀的!”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没单位。干个体。”焦三祥说,突然有些警惕,“你问这个干吗?”

“我要是和你联系该怎么找你呢?”

“这个呀,”焦三祥放下心来,“我有手机。你打我的手机。”

四

星期六的下午,司马婉卓提前给焦三祥打了个电话,约好第二天请他吃饭。

第二天,司马婉卓早早把李惠芬约上,赶往吃饭地点。

吃饭地点是焦三祥定的。他提出最好是在白云轩饭店。司马婉卓从来没有到这家饭店去过,但她知道这是一家很有名气的饭店,想来收